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五

唐 張守節 撰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虚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

因閎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顔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

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

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令天子中寵臣士人
則韓王孫嫣官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
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
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
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
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
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

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

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恊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五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六

唐　張守節　撰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滛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髠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

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宫召髠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髠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髠帣韝鞠𦝫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

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楩頻緜反發甲卒

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

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

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

祀後十世不絶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御覽反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

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来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横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

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

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

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滄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

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宫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内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時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逄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

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

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来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来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宫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

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肯視至其貴

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
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
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
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
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
使臣来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

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

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今青州今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

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

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黄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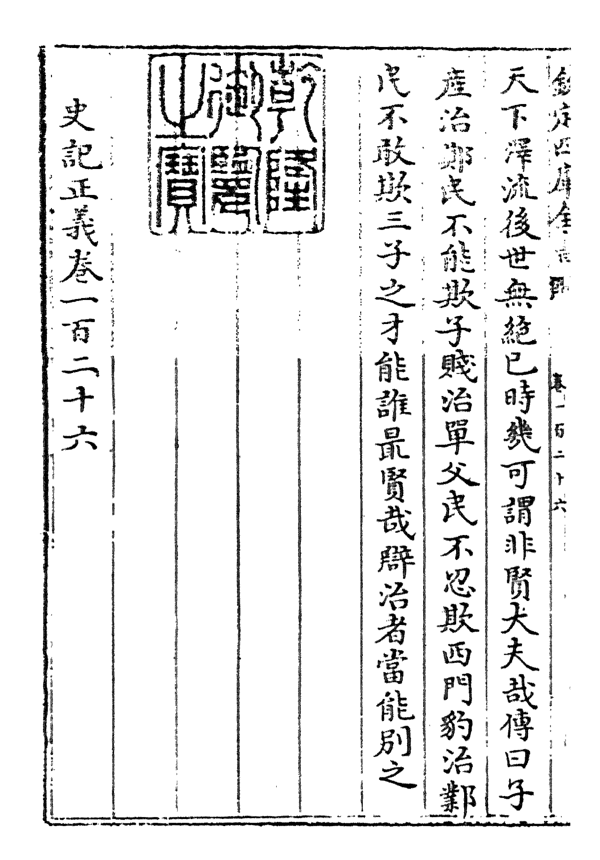
女逺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逺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河没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亭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子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

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背中曲垂兩頭言人背則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

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括地志云按横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令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

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

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明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



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
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
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史記正義卷一百五十七

唐　張守節　撰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

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

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别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
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
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
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
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
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
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
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

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髙賢才乎盜賊䝉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榖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姑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

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内無飢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

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
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
乍亡公責卜者言不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
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
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
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
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
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

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

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顔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黄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

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

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七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八

唐 張守節 撰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史記至元成閒十篇有録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史記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

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
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
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
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
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

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小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閒太卜大集會

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
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
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
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
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
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
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

軰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内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専之道也余至江南觀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

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兎

絲上有擣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兎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兎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

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寳矣今夫珠玉寳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

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盧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内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

中不感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

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輙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

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名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

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

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鼂使者曰今鼂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鼂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鼂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鼂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

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郤郤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歳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黄秋白冬黒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

以戰而勝王能實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

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
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
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
勿遺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
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
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令我聽
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
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

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

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壯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耰覆種也說文鉏云耰摩田器之耨之口得所著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蠶

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没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鑴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鑴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

來被網而遺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

勸以貪狠繁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踦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

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

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賔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

者輙死諫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令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

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

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凡龜其骨空中而枯

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

有陷物不全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月也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謂兆首仰起足開　肣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音免𦁜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小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以常月朔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吉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厭不祥也

㷉黃㷉音題㷉焦也言以梁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剌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

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繫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令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内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朎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朎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朎朎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闗盜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朎首仰不来足開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朎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

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内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

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内自橋不吉首仰

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自橋不得首仰足

肣有外

卜追亾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内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

若横吉安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内下不遇呈

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開若

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命曰横吉

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桂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来者来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觧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来者不来聞盜不
来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盗不見聞盗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亾人不得亾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脟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

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擊盜合交等闘盜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不得行者不来擊盜不相見聞盜不来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執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横吉揄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瘳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来者来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来来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擊盜盜行不合鬪盜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閉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来繫盜勝闘盜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歳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闘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

繫盜有用勝闘盜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歳不

孰民疾疫歳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亾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自橋楡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乆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盗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

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曰即不至未来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見貴人見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来者来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繫者不出

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詐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来来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徼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𪛙未已急死十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胻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

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胻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胻者不至行者足胻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胻者不得繫者足胻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九

唐 張守節 撰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山在絳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

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帛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

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仁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来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

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國語云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

未詳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也

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

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

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

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贑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

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

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

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盬鹽起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

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塊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於王者埒富

烏氏倮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

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内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

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西（盤庚都殷墟地屬河西也）周人都河南（周自平王以後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賈音古秦關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

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甫翟所居北賈種代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

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洛水本名彰水一都會也邯鄲在其地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碣石一都會也勃海在西北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

之利菑音淄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

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

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濵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

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

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

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鄆州巨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

都荆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己諾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朐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

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九江郡郡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工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廣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今洪州也長沙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郡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

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潘虞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

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鹵領南沙北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

草也

果隋嬴蛤

隋今為揺者同工古少字也嬴力和反果揺猶揺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揺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揺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揺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蓏嬴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不待賈而足

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

按食螺蛤等物故多嬴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嬴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

偷生無積聚

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

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

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

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言少有錢財則鬬智巧而求勝

也既饒爭時（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釀千甕酤醯醋云酒酤）醯醬千瓨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

萬个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上音遥説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髤者千枚顔云以漆漆物謂之髤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捎漆即髤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髤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顔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之皃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蘗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齊禮反刀魚也鮿千石鮑千

鈞（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鯫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戶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膊闞者也此亦大魚爲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謂之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鼦（音雕）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鍾大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刁丁遼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

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

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畜牧也姓橋名姚也

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說文云戴角者脂无角者膏也辱處也而

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僴微耳濁氏連騎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正義卷一百二十九